

粵雅堂叢書

粵雅堂叢書

朱子年譜卷之二上

王懋竑纂訂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
白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
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
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

大畧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

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
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
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

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

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

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

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

如太極及明道

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却非專

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

作第二段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

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閭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

乙未八月

又答呂

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

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

垂喻也

丙申

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

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

破增添之意尤佳

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

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

去彼能了此書否耳

戊戌

語錄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

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李閔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陳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

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

已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

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

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

氣象

蕭振

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

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

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

葉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

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

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

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

楊道夫

看近思錄若

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

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
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
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
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
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
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
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
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
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

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
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
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
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
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
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
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
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

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
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
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
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
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
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
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
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
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

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

癸巳

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

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

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甲午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

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

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

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

甲午

東萊集與朱

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

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

方之意

癸巳

文集

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

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
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
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
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

乙未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
否乙未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乙未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旣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
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
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
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嘗與滕璘
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

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

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

李本

文集答呂伯

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

便道往哭之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
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閒墳
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
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

文集祭汪尙書文

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
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